

道園學古錄

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應制錄四

雍 震 策 伯生

碑銘

曹南王勳德碑

中書右丞相臣燕帖木兒等言 陛下入正大統道汴梁命  
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野速迭兒以其兵從至  
京師以功拜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於法官一品當  
贈三代官封比速迭兒曾大父撥徹大父也抑干父阿剌罕  
曾為大將戰功多又皆死王事軍中宜建封以第一等爵制  
曰可有司以詔書議贈所當得官按地定封於是故贈定威  
佐運功臣榮祿大夫司徒上柱國曹國公諸忠定撥徹加贈  
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誥如故  
故蒙古漢軍都元帥贈忠惠靖遠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右丞  
相上柱國曹國公也抑干加贈宣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  
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仍誥相毅故光祿  
大夫中書左丞相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曹國公誥武定阿剌罕加贈竭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改諡忠宣曾祖母  
塔拜祖母威烈母脫端閣二倫皆先封曹國夫人改封曹南  
王夫人制下有勅國史臣集其以曹南王世家行事歲月著  
文于其神道之碑臣集受詔謹按撥徹蒙古扎剌兒台氏  
太祖皇帝初起朔方豪傑之士雲起響應而從之為之腹心  
爪牙者必皆有深智遠識有勇而善謀是以東征西伐無不  
如意以成萬世之業者天為之生材而聖神善用之故也撥  
徹自其幼年已在宿衛為火而赤火而赤者服御弓矢常侍  
左右者也又為博而赤博而赤者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也

蓋非篤慎強敏見知而親信任使者不得預是以屬軍所向

無不在行數以徇戰掠地著功受賞

太宗皇帝即位仍以其職從征行隴北陝西之役攻城略

郡縣率先戰士竟死之也抑干繼為火兒剌博兒赤博其父

之職也以 太宗之命事岳里吉太子為宿衛之長後已未

間出忽都充太子出師伐金遂侵宋有 太祖之命戰有功拜

萬戶方是時察罕以 太祖所拔重臣為太子望崇其而

也抑干以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為察罕之副統領諸軍

古漢軍馬統領屯戍大軍南面之征最為重矣於是取陝

西掠河東踐河南歲乙卯擣光壽大帥察罕歿

憲宗皇帝命也抑干代之拜諸翼軍馬都元帥統大軍攻隴

東西諸城歲戊午帥師至揚州數出戰遂以戰死阿剌罕以

諸翼蒙古軍馬都元帥統其父之軍從

世祖皇帝南伐宋 憲宗崩

世祖北還即皇帝位從至末

穆伯顏字刺之地阿里不哥阿藍歹兒渾都海與兵為亂不

受詔命討之阿剌罕以其所部蒙古軍擊之北至昔門禿之

地遂追之至河西功成而還中統建元之歲賞功賜黃金五

十兩旦耳答衣九襲旦耳答者西域織文之最貴者也二年

齊南帥李壇以山東反大發兵討之阿剌罕總其眾次老倉

口以進戰明年濟南破壇誅山東平師還又明年賞功賜黃

金虎符一銀印一弓一矢百弓矢之服黃金飾其具馬鞍轡

一黃金塗銀飾其具以舊官將其軍至元初大軍伐宋五年

師圍襄陽力戰數有功論賞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九襲

十一年取宋大軍渡江阿剌罕以其師取鄂州浙江陵下至

荆口所至郡縣降其軍慰撫其民人明年拜昭毅大將軍統

其師發建康道深水溪陽指獨松關抵杭州上方道與宋將

吳某等戰斬之斬首七千級又與宋將祝亮戰擒亮并其裨校七十二人斬首三千餘級又與宋兵戰斬首七千餘級又斬逐其殘兵退走數十里宋將奉使吳某都統丁某總制趙某來面戰敗之斬首三千級擒總制谷某又擒宋將張八其裨校斬首二千級六月即軍中拜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是年宋亡明年伯顏丞相以宋主入覲九月阿剌罕帥師東渡浙取越明溫台衢婺處及閩中諸郡追宋宗室秀王某道數戰皆敗之降其運使趙某提刑趙某五百餘人至福州與宋軍轉戰四十餘里斬步帥觀察使李世達等於陣殲其軍獲秀王及其家屬將吏百八十餘人降其部曲淮卒三千人於是江南悉平十二月有詔以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授金虎符行江東宣慰使郡縣新附民心未安威信未孚莫不悅服十四年入覲上嘉其功慰勞甚厚進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相仍還宣慰江東十六年六月進拜資善大夫中書右丞相仍留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方是時海內悉已平定舟車所至莫不服從而日本巽爾海島之間固自係有司以致討爲言天子從之延賜玉帶一金鞍一弓一矢百弓矢之服具命爲中書左丞相行省事統蒙古諸翼軍馬四十餘萬往征之師次明州且渡海矣歿焉既歿而子也速迭兒幼拜降也速迭兒之兄也襲世職爲萬戶總其軍後以功食書江准行樞密院事進拜江浙行省右丞相福建行省右丞相南行省平章政事仍領其先世萬戶軍馬既歿也速迭兒以元貞元年世其職授昭勇大將軍左手蒙古軍萬戶佩金虎符武宗皇帝在位恩勲舊將帥之家求其子孫之有功有能者故於也速迭兒有加資焉命玉工刻白玉爲也速迭兒所署字使以畫文書發號令於所部使知其爲上所尊信者

皇慶改元賜白銀五十兩金織文衣二襲延祐三年覃恩加昭毅大將軍至治改元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二襲泰定三年進昭武大將軍皆以萬戶總其軍如故後二年今上皇帝南還京師將有大正於天下道過汴梁今太保伯顏公方鎮汴省八月庚子召也速迭兒帥其兵以行乙巳兵大集士卒感激赴義車馬器械精備勇氣百倍丁未命爲本省參知政事賜黃金五十兩玉帶一鑲鉄鑲刀一師行庚戌進爲本省平章政事仍兼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賜銀印一金三珠虎符一黃金五十兩白金倍之玉帶一海東青鸞一至真定賜名馬二至新樂驛賜黃金五十兩甲一襲至慶都賜碼碯盤杆一綉青絨袍一九月庚申爲同知樞密院事仍兼都萬戶賜寶飾鑲鉄鑲一鑲鉄寶刀一壬申皇帝即位大明殿建元天曆明日拜知樞密院事授以樞密院印仍領其萬戶事甲戌禿滿達兒自遼東引兵寇通州賜寶劔弓矢鞍轡令也速迭兒帥諸翼軍馬出禦之丙子王禪等之兵軍於北皇后店也速迭兒移兵合擊敗之己卯哈刺赤渾都帖木兒阿剌帖木兒之兵軍於昌平縣東北又帥師合擊敗之壬午昔寶赤大都之兵軍於昌平縣東北又帥師合擊敗之凡來寇之兵悉已敗衄總兵者或執或敗走北面悉平癸未太師右丞相會諸將於龍虎臺下奏勦於朝有勦命也速迭兒守居庸之北關墨石以爲固十月己亥拜榮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依前兼管都府事統領諸翼蒙古軍馬使出師禦寇兵之西入者師次廣平磁州之武安縣敗獲總兵者也先帖木兒等而西南諸郡以次告平庚子召還辛丑賜白金五十兩中統鈔五千貫金織文衣二襲十一月丁亥樞密院奉勅諸軍行院官還京師明年二月以舊官復拜

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二月賜以只孫宴服只孫者貴臣見饗於天子則服之今所賜絳衣也貴大珠以飾其肩臂間首服亦如之副以納赤思衣等七襲納赤思者縑皮傳金爲織文者也海東青鶴二五月上之上都也速迭兒仍帥其所統兵從八月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一襲十月癸卯皇帝若曰也速迭兒屬素謹以備干城恪恭職事朕用嘉之其以爲河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代乞任移之住他鎮十一月丙寅以所統兵置大都督府命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秩從二品刻銀印賜之已已有封贈之命嗚呼上之所以待功臣將帥寵錫榮耀不亦盛乎臣嘗聞之自昔國家所貴有勳舊之臣者以其君臣之契深宗社之事途逆順向背之道素定於見聞而愛敬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故其得簡戎行氣決志憤以能成功也

世祖皇帝既定海內以蒙古一軍留鎮河上與民雜耕墾田中原故將委忠信於國人備非常於他日其所以爲子孫計者深且遠矣今上皇帝以天縱之資歷達昧之又奮名義以致討風逆應天人而歸復大位固歷數之所在也若曹南王家自開基以來已入備禁衛出死陣者三世矣今平章以其世守之舊兵奉中興之大業以致真王之封食所居之色聲振大藩受軍民之寄福祿方未艾也嗚呼偉哉敵爾拜稽首而爲之銘詩曰

昔在太祖受命自天聖子神孫師武用宣

世祖赫二一是萬國帝臣孔多貴有世績忠定之興承國學基運執干戈迺奉鼎彝不寧方來先後奔走盡瘁殞身以昌厥後有竭桓毀益信以崇帝討王誅無往不從金氣既衰宋亦就滅兼弱攻昧我師我督載彼淮浦其流湯三蹀血以終

厲我國殲克繼父祖忠宣之武天錫之功世皇是輔肅南征絕江橋城左肅旅旅馳追不庭世皇御天於鏖如日式園不遺聲教通迄于時出師有專有分江漢之間忠宣所軍家衝載兵溯江薄海列郡風靡有順無侮旅指江東進師合攻闕欄兒婦執當吾鋒斬將連營覆卒盈野通會元戎于城之下變尋發解重入朝掠其餘糧曾不崇朝既定既越成功來告命以相臣持節東道治以歲成位以序升入覲天子龍光是承天子曰噫嚶彼海裔不相于佐帥士以濟臨涯揚於海若頌靈天不愆遺亟頒將星忠宣所統國人之勇留戍維維齊魯果宋鼓旗聞武帳在中既世其官又世其功今我聖皇中興以正錫鑒在堂萬騎前驅誰其將之不二之臣彼壘于郊摧之爲塵聖皇賞功實寶鷹爲遠長其鎮爲國名虎鎮二爾軍何以表之爾建太府都督之旗爾家于曹有樂有土昔公今王三世之祐豐碑烈功備書三王塔爾多士勸忠勿忘

### 高昌王世勳之碑

至順二年九月某日某甲子

皇帝若曰子有世臣帖睦兒補化自其先舉全國以歸我太祖皇帝寔贊運勳在盟府名著屬籍出績今德以勸祖我國家至帖睦兒補化佐朕理天下爲丞相爲御史大夫文武忠孝厥績懋焉昔其父臺求昌大夫往上塚其伐石樹碑而命國史著文而刻焉臣某頓首受詔退而考諸高昌王世家蓋畏吾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刺曰薛靈哥一夕有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嬰若人姪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嬰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祥者曰卜古可罕既壯速能有其民人土田

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以息民而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之斤之子葛邏斤居和林別力跋力答言婦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干答哈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之盛強以有此山蓋環其山以弱之乃告諸的斤曰既爲婚姻將有求於爾其與之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使烈而焚之以以醉醉碎石而棄去國中鳥獸爲之悲號後七日玉倫的斤薨自是國多災異民弗安居傳位者數亡乃遷居交州今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木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番凡居是者百七十餘載而我

太祖皇帝龍飛於朔漠會是時巴而木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在位亦都護者其國王號也和天命之有歸舉國入朝

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待以子道列諸第五與者必那顏征罕勉力鎖澤回等國將部曲萬人以先啓行紀律嚴明所向克捷又從太祖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義次子玉古倫赤的斤嗣爲亦都護玉古倫赤的斤薨子馬木刺的斤嗣爲亦都護將拆馬赤軍萬人從

憲宗皇帝伐宋合州攻釣魚山有功還軍火州薨至元三年世祖皇帝命其子火赤哈兒的斤嗣爲亦都護海都帖木迭兒之亂畏吾而之民遭難解散於是有旨命亦都護收而撫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遣還其部始克安輯十二年都哇下思巴等率兵十一萬圍火州揚言曰阿只吉魯會只諸王以三十萬之衆猶不能抗我而自潰爾敢以孤城嬰吾鋒乎亦都護曰吾聞忠臣不事二王且吾生以此城爲家

死以此城爲墓終不能爾從城受圍六月不解都哇系矢以書射城中曰我亦太祖皇帝諸孫何以不歸我且爾祖尚主矣爾能以女歸我我則休兵不能則亟攻爾其民相與言曰城中食盡力已困都哇攻不止則淪胥而亡亦都護曰吾豈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吾終不能與之相面也以其女也立亦黑迷失別吉庫戰以酋引綿壁諸城下而與之都哇解去其後入朝上嘉其功錫以重賞妻以公主曰巴哈兒定宗皇帝之女也又賜寶鈔十二萬定以賑其民還鎮火州也於南合密力之地兵力尚寡北方軍猝至大戰力盡遂死之子紐林的斤方幼詣關請兵北征以復父讎上壯其志賜金幣鉅萬妻以公主曰不魯罕太宗皇帝之孫女也主薨又尚其妹曰八卜又公主有旨師出河西俟與此征大軍齊發還留永昌瑪魯會吐蕃脫思麻作亂詔以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領本部將馬赤等軍萬人鎮吐蕃宣慰司威德

明信職用敘其民以安

武宗皇帝召還嗣爲亦都護賜之金印復署其部押西護司之官仁宗皇帝始稽故實封爲高昌王別以金印賜之設王傳之官其王印行諸內郡亦都護之印則行諸畏吾而之境八卜又公主薨尚主曰兀剌真阿難答安西王之女也領兵火州復立畏吾而城地延祐五年十一月廿一日薨子二人長曰帖睦兒補化次曰魯哥皆八卜又公主出也帖睦而滿化大德中尚公主曰魯兒只思魯蘭端太子孫女也至大中從父入備宿衛又事皇太后於東朝拜中奉大夫大都護陞資善大夫又以資善出爲高昌等處都總帥達魯花赤奔父喪於永昌請以王爵讓其叔父欽察台不允嗣爲亦都護高昌王至治中與喃答失王同領甘肅諸軍且治其部泰

定中召還與寬徽不花威順王買奴宣靖王闊不花靖安王分鎮襄陽尋拜開府儀同三司湖廣行省平章政事

今上皇帝歸正大統召之至汴以左丞相留鎮湖廣時左轄相媚而軍政人所弗堪至是有旨執而慘之乃更為申救於上曰是誠有罪然不至死再三言之得釋其不念舊惡以德量賢裏類如此天曆元年十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知樞密院事明年正月以舊官勳封拜中書左丞相三月加大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大夫大夫之拜左相也迷

念先生之遺意讓其弟錫吉嗣為亦都護高昌王臣惟高昌祖之所自出事甚神異其子孫相傳數十代至于今克治其上豈偶然哉火亦哈兒的斤百戰以從王事捐骨肉以救其民後卒死之其節義卓然如此至其子與孫再世三王盛德之報也大大世曾貴王情慎自持戶庭之間動中禮法平易

以近民正己以肅物仁義之功沛如也及其臨大政決大議憂深思遠而聲容凝重若太山然用能彌綸大經以佐成雍熙之盛所謂社稷之臣也哉表其碑曰世勲為宜敢再拜系以詩曰

維皇 太祖建極定邦知幾先傑偉茲高昌列國率賦寶玉重器稽首受命以表誠至 太祖曰噫天啓爾衷有附匪疏以究爾功蒙義介胄十千維旅以從四征斥廣疆宇從我王

事靡鮮朝夕邦之世臣食其舊邑舊邑高敞介乎強藩為暴突來虞劉以殘保障扞城我禦我備敵為弗順我死無貳崇墉言冠來宴繁力紳守堅責我師皆有齊季女出女紆難義有絕愛皇用咨嗟冠退民完天子慨之羣帛載金悼斯就之域邪室家既還既復庶其幸哉皇錫之揭于廬于廐狂豎持之矢盡眾殲執節死之維時賢嗣泣血入告請揚天威以

報無道天子壯之俾軍于西撫爾民人授之鼓鼙有塞西荒弗靖以撓移節征治旋就馴擾 武皇繼武懿爾舊服節旄印綬仍護其屬乃楷王封在時 仁宗旂壽舒 刻章以肅廼即永昌幕府斯建將星宵隕亦既即表宰木陰 閱歷歲時顧瞻徘徊邦人之思大夫嗣德克敬以讓三命弥恭世爵用耳珮玉瓊瑤靖共以居躬行革嚴服御不偷肅 雖有察有容親 尊 允德允功 天子還歸大義攸正大夫在行民信以定既安既寧治久告成大夫司憲百度孔明袞裳赤烏進見退思敬于無虞匪泰伊惕大夫申 明哲以孚嘯款有懷永昌之虛 天子有詔大夫省墓勒文載碑世勲是祚維王孫子永言思之豈惟子孫百辟其儀之

昔在我 太宗禧寺碑

出祖皇帝膺 上天之景命承 太祖之丕基混一海宇建立制度條理綱紀一出睿思以為子孫萬世之成法者昭乎若天旋而日行也乃若崇尚佛教營治塔寺亦以弘偉殊勝足以聳神明之瞻者瞻教在躬天之所命孰能違之若夫大雄妙覺之尊以其慈威定慧默相潛佑者必有其數矣是以 累聖相承率是而行之也

今上皇帝潛邸在金陵時於其暇日登鍾山而觀之見其江山之繁廼樹壘之廣茂民庶之熙洽慨然興嘆以為我祖宗德澤之涵煦以至于斯也問諸邦人父老則又以為昔有聖僧曰寶公者自梁以來委靈茲山能相我 國家之神化以覆護吾民也水旱疾疫凡有禱焉隨願輒應於是

皇上感焉鍾山之陰有石岩中虛下出流泉注入功德水乃即岩中作觀音大士聖容前構木棲虛宏瞻禮者既而又以

道園學古錄 卷二十四

二一九

爲未足即詭珠峯之北得高爽之福地規置大刹宮殿樓閣如自天降寶公之塔在峯上正當其前來茲山者仰而望之如見天宮於林壑之表然後聖上仁民愛物之心所以屬諸寶公者衆庶莫不知之相與踴躍而贊歎矣鐘山之舊寺聚銅數萬斤鑄大鐘金既在鎔皇上以碧珠投之及鍾成珠不壞完好堅固宛在鑪鏡萬目驚觀以爲寶公之報賜焉天曆元年九月日臣某入見內殿親詔之曰宜加寶公號曰道林真覺慈應普濟寺曰大崇禧寺以景其勳文以記之臣某既具述其事而竊思之曰帝王之興也天與之天保之百靈受戰符瑞交現此其常也金陵據東南之會山川鬼神翼扶翕張於吾君者蓋凡五年而後歸正大統皇心之注於斯乎嗚呼累朝佛宇之盛皆臨御時爲民禱際賡用力有司具焉今崇禧之成實在試難之日出私財以具事而雄麗若此此固生民之所以深感乎淵衷而寶公之所以顯著於禱符者也嗚呼休哉敢再拜稽首而獻銘曰大江之南鍾山龍盤王氣潛鬱神所保完於皇聖明禮香時晦靈示奉天竦立以待春殷秋高來遊來邀厥有交龍戰雲在郊顧瞻原隰有稼有穡元之生聖之澤民亦望之帝子寔來不鄙我邦庶無苦哉慈應寶公去之千歲善福其民有引此哲皇運勳興寶有慧知奔走先後京相殿時奕々祠宮我嘗我作我報無私爾感無忤吉金之良燄溫不移萬石在簾寶乃發祥以肅群眚明珠不灼彰上之賜飛龍在天臨制九圍皇心徘徊眷茲崇禧崇禧之宇永燦南服天子萬年錫我民福

集慶路重建太平興國禪寺碑

皆金陵有神僧曰寶誌宋元嘉中居道林寺歷齊至梁數著

靈異天監十三年示寂武帝感其遺言瘞諸鍾山楊龍之阜帝女求安公主表以浮屠因建寺曰開善至宋太平興國中太宗得誌公秘識石中符其國運有神降其宮親與之語蓋誌公云太宗異之號寶公曰道林真覺善護更名寺曰太平興國賜田以食其人肥壤中王丞相安石守金陵合諸小刹以附益之寺始大建炎燬於兵紹興中更作淳熙中又燬隨更作之每更作輒加宏廣日葺月累至於我國朝而規制之盛極矣至治辛酉匡廬僧忠應請來主之梓學之士來者日滿其室

今上皇帝以泰定乙丑之歲正月來至於是邦而寺適災天意若曰其撤舊而作新之乎皇上感焉出金幣以爲民先於是行御史臺與郡縣之吏皆抵若上意始忠之治寺也時有蒲盧之澤前見奪於豪家寺隸訟之累年弗決忠至議而弗辨奪者愧而歸之人固以是信道之矣

皇上一風動之遠迹雲集富者効其財貧者輸其力工則致其巧農則獻其食一歲垣廡成番歲堂室具其可以名書者曰方丈曰北山閣曰經樓曰香積曰水陸堂曰白蓮堂曰伽藍堂曰大僧堂曰道林堂曰新倉院曰菴宿之舍而大佛殿鍾樓三門未成蓋有待也歲在戊辰鐫大鐘爲金數萬斤方在治上施寶珠投液中鍾成其欽有曰皇帝萬歲珠宛然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光彩明發不以灼毀萬目共觀數數如一時上方別建佛祠於寺北今賜名曰大崇禧萬壽寺者也是年秋

皇帝歸廣大實是爲天曆元年出詔書布德澤於天下即命廷臣製寶公號曰道林真覺慈應普濟聖師封名曰以禮祠之出黃金曰金重幣以賜忠俾成寺之役歸寺田之賦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五

雍虞集

伯生

碑

大龍翔集慶寺碑

賜守忠爲佛海普印景芳禪師住持大崇禧萬壽寺兼領茲寺未幾加授大中大夫以大禪寺領兩寺如故至順元年秋御史中丞趙世安傳勅召忠入朝九月九日上御奎章閣三藏國師史部尚書王某以守忠入見奏對稱旨命大禧宗禪院日給庖餼賜金襴伽黎衣與青鼠之裘其弟子以教紹基等凡九人賜各有差十二月一日賜設於聖恩寺乃詔學士臣某至榻前製文以記之俾忠歸刻諸石國師以其事示臣某如此臣謹具載而言曰上於金陵新作之事二曰龍翔集慶因潛龍之舊邸也曰崇禧萬壽廣親闢之新祠也獨太平興國雖曰宋齊梁陳唐宋之遺然盡燬而復興實在今上龍飛之日景運之玄契蓋有徵焉茲二寺者鼎立乎一郡之間以同贊乎聖天子億萬斯年之壽豈不盛哉然臣嘗竊聞陛下之意每不欲事福于躬而欲溥濟均惠於天下故敢述萬一而銘之銘曰

維帝受命厥有禎符天人合機不占以孚於赫聖皇聖武之系贊于克艱神作司契皇有萬方山川幅員聲廟下土徒御告勤顙瞻道林在江之汜翠蓋孔旒來待來止道林有宮百靈攸宗中有神師民所敬慕土良泉甘風雨時若發祥效珍以待聖作聖作孔時動而天隨龍躍以飛神師啓之神師不言而示以兆有命方新去故以燎作而新之自我聖皇乃後乃除乃基乃堂日月重明天光旁燭皇心載欣萬佛降福凡我臣民息養以生飽歌煖嬉維壯蓋雲集兵以革牛馬在野至於冰火樂其休暇燠動孽殖亦遂以成幽塞苦冤各幽而有聖皇之心斯佛之力銘以著之以示無極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自金陵入正大統建元天曆以金陵爲集慶寺使傳旨行御史臺大夫阿思蘭海牙命以潛龍之舊作龍翔集慶寺云明牛召中天主住持禪師大新於杭州授太中大夫主寺事設官錄之畫官爲國授吏部尚書王僧家奴任董其役片廣其地爲民居者悉出金購之士不瓦石丹堊金碧之需財自內出不涉經費工以傭給役刑違農有司率職允工是役應御史中丞趙世安承稟於內行御史中丞亦釋董阿忽都海牙相繼舉其儒以莅之吏敏於事民若不知材既具期以明年正月甲子之吉隨建立焉其大殿曰大覺之殿後殿曰無量壽佛之殿居僧以致道者曰禪宗海會若其師以導道者曰傳法正法之堂師弟子之警發難証者曰雷音之堂法費之諸曰龍藏治食之殿曰香積鼓鑪之宮金穀之委各有其所條以垣廡闢以三門而佛堂隨天人之象設總床蓋座藏飾之具華燦香樂之奉興凡所宜有者積備以稱上意焉賜姑蘇殿田以飯其衆上在奎章閣親詔臣某製文勒石以誌之臣聞金陵之虛自秦時以美類者嘗言有天子氣至獻金土中以填之其後若吳晉宋齊梁陳隋唐之君長據以爲都會然皆瓜裂之徐僅克自保下足以當王氣之盛天孰知江山盤踞之固天地藏閔之父積千餘年而有待於我

聖天子之興也不然何淵潛之來歟遂飛躍之自茲見諸預祥行事昭著之若此者乎夫太陽之升麗於天光耀燦赫高

深廣教之區生成動植之類孰不受其煦煦而其大舍之所經知天者必仰推而忘之天子以四海為家莫非聖明之所臨鑒惟帝運之所由起天人應合之機實在於此其可忽諸今天子建極于中撫制萬國顧懷昔居執隆望重殊我佛世尊無量之福孰足以與乎此也茲寺之成上以承祖宗之洪庥下以廣民庶之嘉惠聖天子之至仁大德垂示乎億萬斯年者於此可見矣嗚呼盛哉敢拜手稽首而述讚曰

明明上天祚我皇國聖祖神宗示我民極於昭武皇帝建不續憲章脩明民用齊飭天下為公仁廟受業治極而圯或教義則乃瞻明哲足保是翼傳久而安弗遐以淑祝獻敬靈海若率戰更相吉士此維與宅吉士羅何建業舊邑龍依洪立虎踞石首有居者不祇厥德惟我聖皇天命攸迪川靈於波田官於穡民用孝敬神介景福帝命不准師武臣力遂開明堂受天之層廟而祖饗郊而神格治功告成庶物蕃息江流湯湯經我南服中城有宮皇所肇迹惟時父老載慕瞻昔雲來日臨庶我心懌皇帝曰善予豈汝釋維大慶事實相金色帝以惠慈拯汝迷溺我即我宮作祠奕奕照政淨月沐汝甘澤汝見大極如我來即馬寶象寶貝金珠璧凡為汝設我施毋惜無窮無害是佛之域民庶登自我不知識我願天子聖壽萬億與佛同體住世有芥一誠報恩有永無欺

大承天護聖寺碑

惟皇上帝監觀萬方宏啓聖神俾一假適時惟大祖皇帝神武雄揚作興帝業世有鴻基象鉞鉉征粵世祖皇帝建茲民極用輯大成既有九有載兵包甲禮脩樂

宣神祇威若教一本以端統樹羣吏以定分秩序有經萬世永賴

成宗顯承法合較一我

武考受命撫軍歸續履服保育民物既庶既富豐稔豫大如日方中治至延祐至治之間重熙累洽物大而盛弗虞檢土間數聲憲於是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德合天人之助躬脩揖遜之節武以勘定文以宣昭生孝宰職肅應攝伏雨暘以時年穀順成寶興於山海波不揚嘉靖寧一利澤長久頌聲交作度越古今

列聖之仁恩神靈之景貺布濩旁達湛湛駉臻於斯時也有欽福錫民之志焉固皇極之道也乃託諸制作之宏祠享之盛予以表奉先之孝手以廣濟物之慈同仁之化不亦與天地合德矣乎天曆二年歲在己巳春月皇帝若曰予我

宗廟之重君臨天下夙夜兢懼思所以上繼祖宗下安民庶者不敢少置也矧予昔在冲幼

太皇太后躬保持而導迪之欲報之德亦不敢少忘也稽諸

佛氏之書孝莫重於報親慈莫廣於及物而吾佛之所以陰

相我國家者豈可量哉汝太禧宗禋使月魯不花中書平

章明理董同大都留守張金界奴其為朕度地以作梵刹播

朕心焉四月上幸近郊觀於玉泉之陽讀侍臣曰會周復

嶽陰陞西北太湖之浸汪洋渟渟時而東高臺山在焉芳澤

扶輿固祇園之地也使太史跡之曰吉秋八月晦立隆祥總

管府以領之鑄銀為印秋正三品以臣月魯不花領府事將

作臣阿麻魯為達魯花赤國語達魯花赤官屬之長也臣金

界奴為總管上曰建寺而不先正其名民將因其地而解

之其署題曰大承天護聖寺又曰寺所以嚴奉祀事而屬派  
雜若則幾乎濟矣賈旁近地得寸頃有奇皆度直以予之分  
賜從臣俾爲休沐之師侍祠而至則廟焉且命其總管府臣  
相大田以買之廣其歲入以爲僧食明年上受尊號改元  
至順十月上命大師臣燕帖木兒率百官詣寺所告諸后  
土之神始命大臣修木月命書右丞臣撒迪爲隆祥  
總管府達魯花赤蓋以省臣重其事也二年四月十六日  
始作土功治佛殿基得古金銅之器於地中多事佛之儀物  
實有密契者至寺之前殿寶輝迦然燈彌勒文殊金剛并二  
大士之像後殿真五智如來之像內殿度金書太藏經  
皇后之所爲也東殿度墨書大藏經歲庚午上所施也又  
像護法神王於西室護世天王於東室二閣在水中峽東曰  
圓通有觀音大士像西曰普仁上所御也曰神御殿奉  
大皇太后時容於中日有獻月有薦時有享春用金寶曰壽  
禧殿上齋宮也諸宿衛之舍畢具九月上諭臣金界奴  
曰朕之建寺非微福以私朕躬也昔者國家有佛祠之建金  
帛穀粟一出於國之經費受役庀徒則民與兵官府供億並  
緣爲奸非朕意也今茲役也工備其真物償其價勿使有司  
因得以重困吾民臣金界奴頓首受詔而退鳩工以集事  
材木磬瓦丹漆設色必精必良其土宜交易得所攝事出備  
藝者奏能施無遺巧人樂效力者子趨父屬樞密儲政兩院  
臣請以所領軍就役而給錢如民則軍士亦被惠矣從之凡  
役軍四千三百人留守臣言寺有行宮天子之所齋也嚴  
重不敢襲請以所領匠將作而給錢如兩院之兵亦從之十  
月十五日上覽而悅之陞隆祥總管府爲隆祥使司秩從  
二品命太禧宗禋使臣晃火兒不花臣撒迪臣阿蘇珠大司

農臣金界奴爲之使他官與次俱升又作東別殿楠木別殿  
丈室講堂東沙門之居會食之所碑并亭廊廡庫廡門垣  
橋梁咸稱觀美凡規制皆圖以獻而上親臨定焉皇后  
出大慶禮賜白金從戶部易鈔四萬定及割田賦之在刺襄  
者以資之三年寺大成於是召五臺萬聖寺釋師惠印特  
賜紫綬大夫司徒主敎於寺有勅命臣相常臣集臣法洪臣  
惠印製文以刻諸碑臣等既同奉詔乃相與言曰惟昔有  
國家者秘祝不私其身而思錫諸民史臣書之後世誦之今  
聖皇之心一出仁孝瑣瑣之秘祝詎可擬倫哉且其爲役可  
謂大矣財出內帑而不傷於外府役以傭錢而不勞於農  
官有事任而不煩於有司欽惟  
聖上怡神穆清對時育物量暉天地而一日萬幾睿知明達  
而慮周天下至若斯寺之落成也營度經始之勤治辦董正  
之任考圖政位之審其簡在帝心又有如此者豈非億萬世  
宗社生靈之福哉敢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於并皇祖聖神立極歷世繼承昭臨維維維我聖皇孝  
思如在視民如傷博施廣愛具曰大雄等慈能仁導善閭惡  
以疎我人乃作大刹于國西郊瞻雲翼霧霖雨之文金玉寶  
物兼同可沙曰予有折世不謂多飛蓋樹幢香鬘珠網聖靈  
與俱來即來享福我東我遂我瞻養子孫黎民均視同仰思  
我大母爲世遠思願復之勤孫謀是貽肅肅微音邇邇今儀  
眷于瞻懷庶其來茲相彼流泉閨于水溪人神翊扶天子  
至上鼓鐘鼎彝嘉樂宴喜多壽多福又多男子羣臣百工侃  
侃獻功民無勦勞府乃羨充樂石刻辭頌言雖離億萬斯年  
贊于皇風

河圖仙壇之碑

今上皇帝以特進上卿吳公公節年七十用其師故開府儀同三司神德張真君故事命肖其像使宰執贊之識以明仁殿寶而寵之 賜宴於所居崇真萬壽宮近臣百官咸與大合樂以饗盡日廼已既拜賜公坐于承慶之堂召門人弟子而告之曰吾在暨觀志翔寥廓稍長學道弱冠從先師謁世祖皇帝遂留不歸五十年間以 天子之命祀名山大川東南西北輟迹咸至一遇泉石之勝輒旁皇而不可得而我父母被龍光封鄉國高年偕老時 優詔使歸爲壽而我曾不能晨夕在側吾終身之不安若也今老矣爲我圖地必吾父母之塋是近庶體魄有所依焉則我之志也小子識之於是命弟子歸鋤而求之明年得地於安仁縣去饒國公之墓左數百步其山曰河圖之山書以圖來公嘆曰吾昔聞諸異人云河圖八卦也今人所傳河圖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圖也儒宋頗駭其說然即卦以指視先天位數吾得金吾之旨焉故宋江東謝公坊得其說而隱去

出祖力致之在道不食數十日而神氣益完坦授以官適化去吾受其書而藏之今得山曰河圖告我之兆久矣廼命作石壇據風氣之會將以栖神焉則又歎曰予平生以泯然無間爲深取每於國家政令之得失人才之當否生民之利害吉凶之先微苟有可言者未嘗敢以外臣自詭而不盡心焉而 恩養之厚際遇之久則有非人力所能至者矣其從子集略待制善竊知公之意錄其平生之事畧已成編會喜辛公得其書而感焉乃遺書江南以告集曰吾嘗感猶得見國朝諸大臣又宋之遺老逮其中年公卿之重士大夫之賢且仁者無一人吾不見焉覽觀四方漸著如水知心之友其文可以傳者莫若清河元復初氏而云亡亦已久矣區區之

迹他日將何所托乎人生不可期相望數千里子必爲我著仙壇之記使千載之下猶或於此乎知之則亦故人之情也夫廼爲次弟善之所錄以遺之云吳氏系出大伯爲吳子之國子孫散處吳楚間多以國爲氏其在番者爲番君番之吳皆宗番君矣其居安仁有龍坡居士諱岳者墓在桂溪前倉之壘源其高大父也世居壽嶺山屋於礎石之上故宋咸寧己巳有泉出東壘之礎潤涇之脈理直如貫繩上升梁間達乎西壘廼生靈之光彩映日久而不壞是歲十一月七日公生丹光盈室生七月而能言其父抱膝上因坐假寐夢神人告之曰高仙托體君家庫中不能留也四歲能誦詩七歲其叔父教之日記千言十歲從其兄遊于仙巖之下慨然有遺世之意十二學道信州路桂溪縣龍虎山太上清正一宮之達觀堂之專師李君宗老嘗有異徵得公而應焉臨川有雷空山先生者隱居種湖之上深明易老以其所學著爲成書公往師焉他從學者莫之能及也李君贈舍延至雷先生而公得以專受其業雖沐浴不出每得新瓜果之屬必即以歸獻其親無有曠闕十六度爲道士於其傳系則居何君恩榮之次 國朝初得江南嗣漢二十六代張天師宗演入朝張公留孫在行奉 勅留禁近始賜名上賜其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玄教大宗師者也至元十四年作崇真宮以居之二十四年開府徽公至京師公辭其親別龍坡居士墓新墓田之舍以行是年得入見二十六年奉 詔祠南嶽二十八年奉 詔從開府備祠嶽演諸山川二十九年賜崇真宮於浙西公奉 詔宣諭江浙行省二十一年成宗皇帝自朔方還築大統公從開府率其僑北迎召見賜公古珣玉螭螭之環一有旨設醮于上都 壽寧宮五晝夜

公專王章奏 特勅命公每歲待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  
衣服廩餼若為今元貞元年制授公冲素崇道法師南嶽提  
點二年奉詔祠中嶽准嶽南嶽南海大德元年奉詔祠后土  
西嶽河濱壇二年 制授冲素崇道玄德法師大都崇真  
萬壽宮提點三年大上清正一宮災公奉 旨與近侍馳驛  
命江浙省臣更作之公請與宮之人各以私財佐有司之不  
及四年 命有司作三清殿及觀門廊廡于崇真宮設醮慶  
成 上齋而臨幸賜 開府及公黃金白金重幣有差五年  
公奉 旨召嗣漢二十八代張天師與林過揚州為守臣禱  
旱雨至 京師為杏刺竿丞相哈喇王禱旱又雨八年  
公父母年皆七十奉 旨降 御香于江南諸名山 賜對  
衣尚尊為其親壽于齊老之堂九年作崇真觀于安仁縣賜  
名曰萬壽崇真觀十年 制授公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  
點十一年

武宗皇帝自朔方歸慕大統 制授公玄教嗣師總攝江淮  
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崇文弘道玄德真人鑄銀為印曰玄  
教嗣師之印視二品封其父克已翰林學士中順大夫至大  
元年以歲教禁民間酒特 勅光祿寺日有賜尊 上賜公  
七寶金冠緞金文之衣為朝真之服

仁宗皇帝在 東宮所賜冠服衣音重華異如 上所賜公  
從 駕至中都中秋 錫宴 上顧其初衰弊改賜黑貂三  
百以為衣縷金文之錦以為襟二年制授公弟子夏文淑元  
成文正中和真人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賜銀印視二  
品三年公奉聖旨設醮于龍虎閣皂句曲三山 制贈公大  
父鑑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追封饒國公誥文靖祖妣陳  
氏封饒國夫人父翰林學士克已加授榮祿太夫大司徒饒

國公母舒氏饒國太夫人仍賜對衣上尊有 旨命公奉  
質書歸鄉祭其親因命設醮于安仁縣之崇真觀以慶成皇  
慶元年

仁宗皇帝命設大醮于大都南城長春宮公奉 旨投金龍  
玉簡于嵩山濟瀋是年 勅翰林學士元明善脩龍虎山志  
者序進入改賜崇真觀額為崇文宮延祐元年公奉 旨設  
醮于龍虎閣皂句曲三山因請歸慶其父母八十之壽對衣  
尚尊之賜如初是年傳 旨江浙行省促公還 朝 制授  
公弟子毛穎達正德弘仁靜一真人嗣掌通甲之祠事 賜  
銀印視二品四年有旨名其鄉曰榮祿鄉里曰具慶里降聖  
書護其家六年錄國公之計至上京集賢以聞 勅翰林侍  
讀學士元明善著碑文翰林學士承 旨趙孟頫書字 太  
子詹事郭貫篆額給傳券長十一月太夫人歿十二月葬父  
母于具縣崇德鄉之山田作明成觀以奉祀明年 召還京  
師 英宗皇帝至治元年十二月閏府張公觀化于大都崇  
真宮 上聞有旨歸其喪於龍虎山百官送詣東門外所  
過有司治辦舟車祭遣公請歸職喪不許命弟子崇玄冲道  
明復真人陳日新薛玄義奉喪還一年 制授公特進上鄉  
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  
道教都提點崇文弘道玄教大宗師三章一一品銀印一總  
攝道教事二品銀印一并授之 勅省臺百司諭以傳宗之  
事而大漢其教用開府之志作東嶽仁聖宮於齊化門外重  
脩太一延福宮三年太清宮又災公率其屬更作之泰定  
元年春長春掌教真人闕 上用公薦以汴梁朝元宮孫公  
彥道主之二年公奉 旨設大醮于長春宮又設大醮于崇  
真宮護教之詔如故事 制贈饒國公光祿大夫大司徒謚

文康三年奉 旨設醮于龍虎閣皇句曲三山奉 勅華開  
府張公于南山之月場作仁靖觀以奉祀四年改造開府所  
建溪山真慶宮天曆改元冬公還自東京明年北迎  
明宗皇帝謁見之次 賜對衣上尊及歸天曆護教之詔如  
故事追封故開府張公曰神德真君勅改仁靖觀為神德宮  
至順二年公進宋儒陸文安公九淵語錄世罕知陸氏之學  
是以進之有 旨設醮于長春宮公言老請以弟子夏文沐  
嗣玄教 詔留公三年有 旨設普天大醮于長春宮又設  
大醮于崇真宮元統元年

今上皇帝即位護教之詔如故事仍改至元之元年 京師  
旱公奉 勅禱之雨冬無雪公奉 勅禱之雪三年公重建  
饒州芝山文惠觀於永平門外遷番君之神以居之四年與  
神德宮明成觀皆被 聖書之賜五年歲內田有蟲蠶執政  
請公禱之三日盡除而仙壇之成則在六年矣 皇元初有  
中原五嶽之四在 天子封內既得宋而後南嶽之神得而  
禮焉是以

世祖特命開府張公領其祠至是為諸公矣長沙有故宋相  
趙信公發之子洪博學多識亦好神仙金丹之事有宣春李  
先生簡易者故王漢李觀諸孫遇異人得丹道蓋以為遇劉  
海蟾而得之洪每師問焉未盡其旨而李先生往去後遇之  
玉山道中始得其說既內附命為湖南宣慰使勸欲集官行  
其道憂患多故不能如其志公為

天子使南嶽道過長沙趙公見而故言曰神氣冲葵而有福  
德可以受吾道通於霄宮室出其書以授之則皆海蟾王漢  
之秘云

世祖嘗曰 天子當積五嶽而朕年高不能往每遠近臣忠

信而識察者分道祠撤潰后土戒之曰神明之使馬不至喘  
汗則善矣蓋歸而問其所聞見人物道里風俗美惡歲事豐  
凶州縣得失莫不參伍以周知疎遠之迹焉公之連歲被  
命而出每辭以為臣不足以當大事之重 上曰敬慎通敏  
誰如卿者遂行他日

成宗遣使遠使還顧問如

世祖故事曰卿過郡縣有善治民者對曰臣過洛陽太守  
盧華平易無為而民以安靖 上曰吾憶其人即日召拜集  
賢學士公使過浙西時故翰林學士關公復為按察使老成  
文學舉世重公時才踰弱冠議論明正關公客之不敢忽  
也後關公居翰林益加重焉

成宗既崩

仁宗皇帝在懷孟未至而關公典詔令有狂士危言以訐關  
公事周測公力言諸李韓公孟

仁宗意解及

武皇即位遂以平章政事歸老高唐如

世祖相待王鹿菴營故事 朝廷得敬大臣之體不以口語傷  
賢者則公深有以維持之也故翰林學士吳公谷始用重忠  
宣公士選薦於 朝自布衣拜翰林應奉 召至不拜去後  
又召為國子監丞并司業與時宰論不合又去公略於集賢  
貴人曰吳先生大儒天下士聽其去非朝廷美事集賢人  
聽公言超羣矣公為直學士吳公雖不赴而天下隨之至元  
大德之間重庶幾冷大臣故老心腹之臣吳不與開府有深  
契焉至於學問典故從容裨補有人所不能知而外庭之君  
子魏冠裳衣以論唐虞之治無南北皆主於公矣若何公榮  
祖張公思立王公毅高公昉賈公鈞都公景文李公孟趙公

世延壽公鼎新敬公儼王公約王公士庶韓公從盜諸執政多所諮訪關公復姚公煥盧公藝王公構陳公儼劉公敏中高公克恭程公鉅夫趙公孟頫張公伯純郭公貴元公明善袁公楠鄧公文原張公養浩李公道源商公奇曹公元初王公都中諸君子雅相友善交游之賢蓋不得盡紀也僕司善良惟恐不又憂患零落惟恐不盡其推轂之力至於死生患難經理喪具不以恩怨異心則尤公之所長也公博覽群書偏察群藝而於道德性命之要粹如也嘗作環樞之堂畫先天諸圖于壁以玩心神明有詩曰要知顏子如愚處正是羲皇未畫前其所造蓋如此故其述作光明痛快足以見太平之盛而深存忠厚於人倫有所感發自切至老尤好吟詠皆出其天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勉強尤識為政大體是以開府每與廷臣議論又奏對上前及於儒者之事必曰臣留孫之弟子具全節深知儒學可備顧問是以

武宗 仁宗之世嘗欲使返初服而置諸輔弼焉道家醜設之事是其職掌故於科教之方無所遺闕香火之費無所簡吝然而朝廷耗費過重則每曰事天以實不以文阻災在於脩德而禱祈特其一事耳全具之教叙其祖傳有所謂玄風慶會錄者大德中嘗使人譯之而莫達其意有 旨命公論定公曰近真人之所以告

太祖皇帝者其大槩不過以取天下之要在乎不殺治天下之要在乎任賢脩身之要在乎清心寡欲煉神致虛則與天地相為長久矣譯者如其言奏之上大感悟不惟立公之心事明白而

太祖皇帝聖學之淵微亦從可窺其萬一是以君子深有感於公之言也公之執親喪也自奔喪至家水漿體粥僅足以

延息涕泗滂沱繼以血酬喪葬之後力之所得為者無不盡其力焉山田之域伐石江濱山為洞穴掘泉下細深廣高厚葬之日郡守王公都中親助喪事送葬者連數郡車馬畢至時方寒雨澤淅淅遂一夕北風結凍堅冰在地行者無苦人以爲孝思所感也明成觀有若存閭者以致其嚴祀之意方外之士感其孝思知慎其親之存歿自此始矣其事開府也先意承志周思廣慮所以事 朝廷尚道教無絲毫有所違拂開府秦然委之而不疑雖然信之而不惑所以能有立於聖出者非惟運數則然而其誠心相孚亦有以致之也其葬開府於南山也饒信撫三郡守將以其官屬會葬江南諸名山之主者皆來校事伐石題名而退擇卜之慎營繕之勞工力之博賓客之盛東南數十年間未有能彷彿其萬一者公之盡力於其師與所以奉其親無一欠欠之作南山諸詩沉鬱哀慕識者讀而感焉東南道教之事大體已定於開府之世而艱難險阻不無時見於所遺禪補扶持彌縫其闕使夫羽衣黃冠之士得安其食飲於山林之間而不知公之心力之聲多矣公之宗系別居於達觀堂者事顯獨隆於他支封真人者凡數十人奉彼

聖書主宮觀者尤不可勝紀其姓名別有述公平生畫像之贊及大父母父母與其身之所奉被贊書及諸堂室記頌皆一時名筆別類爲書曰天爵堂類編并其所爲詩文曰看雲錄者通若干卷集賢真學士揭傒斯奉 旨作序以傳于世皇上即位之初親御翰墨書闕闕看雲四大字題曰賜吳上卿識以明仁發寶 勅御史中丞馬祖常太常歐陽玄爲之贊至元六年九月初一日大駕自上京還次懷來燕坐惺惺集賢大學士不吝失利等以上卿之言入奏曰御書四大字

臣全節既刻諸樂石又模勒于文梓爲四館勝塗以黃金周以雲龍之飾以其二賜崇文宮閣而度之請錫名曰龍章寶閣又以其賜達觀堂 先朝嘗賜王璞命改主之工授太上說經之像刻數年而後成請以歸之達觀閣而祠之請錫名曰玉像之閣而御書二榜揭諸其上矣有 勅命臣某爲之記而文惠觀河圖仙壇并命臣某銘之臣某先已記仙壇之記如右謹再拜稽首奉 詔而爲之著銘曰

嶽乎茲山厥名河圖地闢天開孰究始初則圖示卦歷聖歷述山藏無間傳者周易易老之通同原殊宗或隱或彰闕在道宮有崇丹丘僊壇是作玄契夙符龜筮從若門人弟子作之三年天子致問有貴其圖清靜佐理格自神德維帝外臣歷世無數在今宗師有爲有文孝親敬師致忠於君寵光道家冠代謫古白髮蒼顏長侍帝所遺老故臣沛然從游紀德論交金石不渝堂弘智周用世何有却而不居有相其道天子聖明昭憲老成龍章鳳書玉質金聲有懷故鄉有棟有宇神明攸居山木聲靈盛德孔容象其粹坤圭嚴敬共以報顯融有嘉豐草呦呦鳴鹿天降甘露灌濯神毅維昔廣成宅乎空同千歲不衰穆其清風肅肅吾壇圓方正直許攜參兩俯仰有則脩名度方天子命之刻詞孔貞來者敬之

雲應冲虛通妙真君王侍宸記

至順三年真樂安縣尹蒲君汝霖以書來告曰在延祐庚申汝霖同知南豐州事六月州境大旱禱諸山川弗應州人言有侍宸王君祠在神龜岡所謂妙靈觀去州數里侍宸宋徽宗時歸而沒於其鄉其神至今有靈異蓋禱諸汝霖以雨爲己任親往禱焉既得卜乞靈水於岳管舟以還有蛟蟠浮水而來者紅光赫然雲氣隨之州吏以器迎之即就器蟠不動又州門兩聖降至公署而大作是歲後明年又旱吏民以汝霖前禱之應也議汝霖仍往其應如去歲云云汝霖是歲州之父老來告曰侍宸之恩不可不報生有道術著於時歟又慮澤及其民宜自 朝廷有以表異之南豐下州也而不統于郡得專達行者乃以侍宸事爲文書上之既聞於 朝事下太常博士議曰君故宋時已封冲虛通妙真人宜加賜靈應易真人曰真君是時有臨川道士唐樂真以法術承應 內廷是年以侍宸教法禱雨京師有應集賢院亦上其事故 朝廷知之而得封其速也 命既下而汝霖上觀錦於樂安去南豐三百里而近增封之 命至斯所以後 上賜而修民心猶汝霖之貴也公在太史幸爲書其事於石汝霖以鄉人請私爲按臨川時江志宣和間有南豐人王文卿字子道號冲和子生有異質嘗爲詩告其父有南豐人志父歿辭母遠遊渡揚子江既濟行野澤中雨暝迷路見若有燈火者就之有老嫗爲伴張者得文書數卷籌火讀之雨霽火絕天且明乃在大樹下無逆旅也其書蓋致雷電役鬼神之說云以是濟人甚衆名聞江湖間當是時徽宗崇尚道教嘗夢得神人以形承之得侍宸焉賜見大稱旨拜大素天大凝神殿按籍其官道君別置道教官也大夫校籍位已尊矣賜其父承事郎封其母曰宜人京城有狐爲妖人爲立孤王朝理津池又有

飲蓋黑鯉也奉詔劾之狐鯉皆雷擊亮將有事於明堂而雨不止君禱之立齋有詔將齋拜金門羽客自校籍升侍宸賜號冲虛通妙先生淮南北以無妄告上夢以告侍宸遂大雪寒飈賜金帛不受盛起山東徒黨號巨萬郡縣不能制聲勢甚召見便殿上以爲言對曰當以神力助討他日獻捷者言天大雷電賊乃潰而道君遂歸功於侍宸矣而侍宸實預知天數數二以脩政陳兵爲請不暇聽其說乞身歸田里求去不得一日拂袖徑還南豐未幾宋南渡紹興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爲酒食召鄉里飲別書頌愉然而逝既殯奉指而葬之墓經蓋尸解云神龜岡其墓也其靈異之事相傳不絕侍宸歿而能福其鄉之民備君去他官不忘其舊民嘗受侍宸之賜其仁惠皆可錄故書之使邦人有所考焉予既爲前南豐倅蜀人蒲隆霖著侍宸王其君碑後六年爲至元庚辰十月上清外史薛玄卿以書來告曰有番禺胡道玄先生人間所謂神霄野客者也得侍宸之真傳年二十餘道行闕陝荆襄江漢淮源閩浙之間當己巳庚午之旱旬日之中郡縣爭致之所歷或一日或二日嘻笑於罵雷兩隨至官吏畏而民愛之環四五百里之間所至無不應者至於飲怪之作効治如法人以爲神遇異人於武當大頂天柱李得修仙之道編游名山洞府而歸江東西之間從達頭金公遊甚相契許他人莫之測也於是授教神異之述將求各地以歸隱是以謁浮丘君於華蓋之上道過黃帝之岡故使予得見焉歸見則爲余言曰神龜岡碑所載事有未備者請述之云昔侍宸自南豐辭親而至楊子也所遇而得書者火師也火師者蓋上古神人而世傳爲汪氏子華者蓋其化現爾其嚮侍宸之言有曰吾身一天地天地一陰陽握其樞者在我而已子當以是應玄微佐明主吾侍子於神霄之上矣侍宸退而修諸其

卿軍峯之陽所坐磐石猶在及事道君皇帝位至侍宸道君之尊實與文官侍從等其後又還冲虛大夫賜金方符使叩以禁衛加贈其父曰承議郎母曰令人宮中人多病者上以問侍宸侍宸曰此有物怪爾當劾之坐未退天忽晦冥雷電交作頃之齊一白龍基大震死矣病者皆起楊州守臣以旱告禱雨不應道君以問侍宸對曰下民多罪上帝震怒水不可得道君強之侍宸曰無已惟黃河水可借二尺耳數日楊州使至奏稱兩皆泥潦計其時乃奏對之日也侍宸既以國土妖孽爲憂不見聽而還上思之畫其像而親爲之贊既居鄉二里無水旱疫癘妖怪之事千百里間雖亂離而帖然高宗定都江南將二十餘年聞侍宸猶在命守臣物色之有詔曰勅王文卿先朝高士退隱林泉枕石漱流多歷年載兵戈之後杳不聞音朕甚思之其出山一來以副虛佇又敕守臣以禮津發辭以老病不復至闕使人畫其像以進亦親題贊世人多傳之歿既久侍宸之從孫以資從商人入蜀親見侍宸於道中弗識也執手沉辭多所傳授曰明日候江其觀中可相尋也明日至其觀悄然無人一高堂中有畫像則侍宸之祠也始知其所遇傳授者乃其大父也又明日又遇之以幅紙與之曰此孫至家上官賜以吾書授之妙濟篇告上官上官弗信出其書視之上官識其手蹟號慟作地盡以教之除鴻臚宗朝法亦大顯賜號妙濟先生名嗣文蓋妙濟初年不甚識字嗣文亦侍宸江時所命也又有陸守堅者亦醜陋道見侍宸於黃城山而盡得神秘濟東南得祈効治其神性有過於侍宸者游江西入閩過神龜岡乃知侍宸爲數十年前人云昔侍宸在汴京居宮觀見爲黃冠者多詭事權貴以自衛愚之故多不得其說其任卿既老而得其傳者則新城高子明授之臨江徐次季以次去夫金溪聶天錫其後得其傳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六

應制錄  
雍 虞 集

供獻文

水陸會功德山

我國家

聖三相承深仁厚澤波於人心累洽重熙多歷年所

今上皇帝濟世文明奉承大業好生之德已洋溢於萬方泰

己之誠思貫通乎上下海嶽蒼育無間幽明兩順風調大同

遠近 聖恩盛大度以加矣而萬幾之密猶垂念於隱微

九有之師或未該乎冥運勝修法會式究淵東乃脩水陸冥

陽大齋千萬壽寺自二月一日塔建七日滿散乘法寶之威

光成金心之願力禱蓋香華種二妙饌齋儀梵唄一一圓成

凡我佛子音自多生歷酬定業或以刀兵水火或以疾難飢

荒沉迷五濁之惡塗未返一真之本性遇良因於今日得勝

妙之現前渴饑並獲於清源苦惱悉超於極樂來生佛土祇

奉明時回向至提增崇

聖書臣等 廼稽首而作偈曰

聖上運大慈憫諸有情等作此大勝會供養佛法僧更識妙

蓮華諸大阿羅漢畢支迦五明金剛大威德護法諸龍天九

在虛空界敬禮等無二開闢諸方隅光明悉照耀遍至諸明

哲往昔善持世四生及六道凡在苦趣者悉皆承佛力來赴

於道場心花得發明諸識轉為智一切現苦業消滅無復續

魏二大功德皆由 聖心起我聞昔有人積實如須彌持施

得福多恒河沙難喻我皇勝妙因福報不思議視彼施實者

千萬不及一我等佛子眾各生慚愧感稽首贊吾

皇聖壽千萬歲與佛共悠久

而最顯者曰臨川譚悟真云人不取稱其名但謂之譚五雷內  
附後譚君猶在浮沉人間隱顯莫測廬陵有羅虛舟者故宋時  
名士澗谷先生之諸孫也得五雷之傳其有符契然譚君謂侍  
宸之戒曰每傳不過一二二人若廣傳之則速死是以羅之弟子  
雖多而自以為得之者惟蕭生薄雨軒其後則有周司今立禮  
兩人而已周與子有姻聯然終日言之未嘗及此蕭君清文雅  
李中罹憂患甚通至理泊然無所累其心子敬愛之而亦未  
嘗言及之也周之說惟授之其子游其門者或得或不得予不  
知也蕭君儒者擇人至謹而人亦不知其有此道獨傳之道玄  
胡君一人而已神異之事已見於前其客於子者頂分三髻一  
劍自隨練衣短裙危坐終日風雲極寒之夜燈火不繼而溫煦  
滿室目神炯然神觀洞徹縱橫自在物外無拘而剛介不可犯  
也此亦真修仙者乎有侍宸手書詩一首蓋譚羅相傳之符契  
也且曰吾將隱矣當求人而付之必也戒行若冰霜立志如鐵  
石曾飲如水月氣象如陽春又雖生尊貴之家而世有陰德李  
平清靜之門而身有福力者則以授之果爾其亦難得也哉羅  
虞集記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五